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傲菊

陳金麗

回老家，打開院門，映入眼簾的是一叢菊花，菊花開得艷極了，我忍不住讚歎：真美！母親聽到說話聲，從屋裡出來，見我嗅一朵菊花的香，笑著說：「這花是種給你看的，風雪越壓越堅韌，頑強地活著是根本。」

母親的話讓我的臉有點發燙，此時的我，正遇到生命的寒冬：我的臉中風後面癱，治療後，留下後遺症，那就是嘴歪眼斜，面部的變化，對我是沉重的打擊，為此，我甚至不願意社交。

見我魂不守舍的樣子，母親一番勸說無效後，她回老家了。隨著深冬的來臨，母親邀請我去老家看看。

這天，天氣灰濛濛的，我穿著厚厚的冬裝急匆匆地趕到老家。見我對菊花有興趣，母親滿懷希望地陪著我賞菊。我看著這一叢菊花，白的、紅的，黃的都有，看得我目不暇接：這寒冷的冬日，菊花開了，這真是「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

是啊，傲菊在春日伸展綠葉，在夏天養精蓄銳，在秋天充滿期盼，在冬天傲然綻放。菊花給人生命的啟迪：「冬」的來臨不可怕，熬住冬霜，生命會有美好來臨。比如我，儘管嘴歪眼斜，但正視自己，直面困難，會活出另一種美：「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這是菊花給予我

的勇氣。

我邊看菊花邊深思，母親在我旁邊絮叨著。見我露出笑臉，母親招了一朵菊花，她滿懷深情地說：「你好久沒好好吃飯了，這不行啊，而這種品種的菊花，好看又好吃，我剁成餡，給你包餃子吧。」菊花餃子，我還沒吃過，很想嘗一嘗。忙碌一番後，我吃上了熱騰騰的餃子。菊花餃子的鮮香讓我吃了兩大碗，吃得酣暢淋漓，把不好的心情也「吃」掉了。

吃完餃子，我又觀看菊花，摸摸菊花，我再次意識到那些在霜寒中怒放的花，是對酷寒的抗爭，是對生命的執著，恰如「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的氣節。它不似春花那般嬌柔，不似夏花那般絢爛，只以淡泊自持的姿態，在清寒中堅守本心，吐露暗香。

我要做像菊花一樣的「勇士」，在黑暗中傲然前行。轉變態度後，我開朗了許多，也能直面自己的嘴歪眼斜了，更加慶幸的是，通過長期針灸和吃藥，我的嘴歪眼斜好了，面部恢復到正常狀態，這是我沒意料到的。

經過這一番挫折，我愈加堅強了，對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就如冬日老菊叢，以傲霜的風骨、清冽的暗香，告訴世人：生命的榮光，從來不止於順境中的盛放，更在於逆境中的堅守與淡泊。

這份獨有的氣韻，足以讓每個懂它的人，在寒風中駐足，感受歲月沉澱的清雅與力量，在浮躁世間尋得一份內心的安寧，這安寧，給我力量……

冬橘裡的舊時光

王竹青

初冬，嶺南的日頭失了幾分烈性，變得溫吞起來。午後，我從市場拎回一袋橘子，不是什麼稀罕品種，而是尋常的砂糖橘。在冬日淡白的陽光下，那橙紅鮮潤的果皮分外惹眼。

這時的橘子，是最好吃的。皮與肉貼合得不那麼緊密，用指甲在頂頭一掐，像是擠破了一個小小的、儲存陽光的囊，一股清冽的香氣隨之跑出來，在微涼的空氣裡劃開一道清醒的痕跡。我慢慢地將那纖纖如網的白色橘絡一絲絲剝去，露出裡頭瓣瓣飽滿、薄皮透光的肉來。它不像盛夏的果子那般水汽淋漓，是一種收斂的、紮實的甜。取一瓣放入口中，輕輕一抿，涼沁沁的蜜意便在舌上化開，沒有一絲酸澀來打擾。那涼意，正好配得上這微燥的、需要一點潤澤的初冬喉嚨。

這般靜靜地剝著、吃著，我的心思漸漸飄忽開去。此刻這一袋，是讓人食用的；等再過些時日，到了年關，那擺在千家萬戶門前、廳堂裡的年橘，便成了「看」的，是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寄托了。同樣是橘子，一則為「實」，滿足口腹之需；一則為「虛」，慰藉心靈之盼。這其中的轉換，頗有幾分中國人生活的哲理在裡頭。我們總能在最尋常的物事上，寄寓最美好的情懷。

不由得，我想起了年初逛過的花市。在一片奼紫嫣紅、人聲鼎沸裡，最敦實、最溫厚的，還要數那一片金燦燦的橘子。它們不是一朵一朵地開，而是一樹一樹地擺，纏纏垂垂，壓彎了枝頭，也壓穩了南國這暖洋洋、鬧哄哄的歲末光陰。那拳頭大小的果實，金黃金黃的，表皮細膩而飽滿，像裹著一層蜜糖。在陽光照耀下並不刺眼，只泛著一層溫潤的、類似舊綢緝的光澤。它們三五成群地簇擁在墨綠的、帶著硬刺的葉子中間，像是圍爐夜話的一大家子，沉甸甸地，將一整年的辛勞與期盼，都凝結成了這滿樹沉靜的甜蜜。

這初冬的橘子，是當下的、個人的清歡；而那新春的年橘，則是集體的、對未來的祝禱。由口腹之慾，到精神之需，這一枚小小的橘子，竟也彷彿走完了一段從「物質」到「精神」的旅程。

袋中的橘子已吃了大半，滿室清芬，指尖猶香。窗外，天色向晚，風裡已有了更深的涼意。我望著那剩下的幾枚橘子，在漸濃的暮色裡，它們依舊保持著自身溫暖明亮的顏色。我忽然覺得，此刻不僅是吃了幾瓣甜潤的果肉，而是將這一段安閒的、屬於自己的冬日時光，也一併收藏了起來。這滋味，與記憶裡那盆閃耀的年橘，共同構成了嶺南冬日裡最溫暖的一抹顏色。

糍粑裡的冬韻

龔鈺淇

冬意漸深，大雪過後，院落角落的野菊花仍在傲然綻放。那是極為常見的小黃菊，花瓣極為細密，在寒風凜冽之中，散發著一種倔強且清苦的香氣。小時常聽說，經霜耐寒的菊花，氣味最為醇厚，是製作菊花糍粑的最佳時節。

於是，在一個陽光和煦的冬日午後，我們手提小竹籃，前往院角採摘菊花。採摘菊花是一項需要細緻操作的活兒，只選取那金黃的花盤，底下青色的花蒂是不需要的。指尖輕輕一掐，一朵帶著冬日暖陽溫度的小花便落入籃中，沒過多久，籃底

便鋪滿了一層金黃，湊近去聞，那股清冽且帶著藥感的芬芳，在清冷的空氣中顯得格外沁人心脾。

採回來的菊花，要用溫水仔細地淘洗幾遍，洗去表面的霜雪與小蟲，然後攤放在竹篩裡，靠在灶台邊瀝干水分。接下來的工序便是熬煮，把菊花倒入大鐵鍋中，加入適量的水，使水沒過花朵，在灶膛裡架上松木柴火，慢慢地進行煮制。隨著水溫不斷升高，菊花的顏色逐漸由鮮黃轉變為一種沉靜的暗黃，那清苦的香氣混合著水汽在灶屋裡瀰漫開來，在這寒冷的冬日裡顯得格外溫暖，聞著讓人内心感到安然。

煮至花瓣軟爛，湯汁呈現出澄澈的黃褐色，便用紗布進行過濾，將那飽含菊花精華的汁水瀝出，捨棄渣滓。這滾燙的菊花水，是與米粉混合的關鍵。使用的是上好的糯米粉，奶奶將熱騰騰的菊花水緩緩倒入雪白的米粉中，一邊倒，一邊用筷子快速地攪動。白色的粉絮遇熱，瞬間被染成一層均勻且溫潤的淡黃色。等到不燙手了，便用手反覆揉搓，直至成為一個光滑柔韌、色澤雅致的黃色米團。

這之後，便依照各家的喜好來決定做法。有的是包上芝麻餡，團成圓餅；有的

則什麼都不包，直接揪成小劑子，按壓成扁圓的糍粑。將鐵鍋燒熱，刷上一層薄薄的豬油，把糍粑一個個貼上去，用小火慢慢煎制。鍋裡發出「滋滋」的響聲，糍粑的邊緣在熱氣中漸漸變得透明。一面煎至微黃帶脆，便翻過來煎另一面。待到兩面金黃，糍粑微微鼓起，內裡熟透，便可以出鍋了。

剛出鍋的菊花糍粑，在冬日裡顯得格外誘人。顧不得燙口，輕輕咬開那層微脆的外殼，內裡是極為軟糯黏綿的米團，熱氣瞬間冒出來，在寒冷的空氣中凝結成白霧。

最先感受到的是糯米純粹的香氣，緊接着，一股屬於菊花獨特微苦的滋味，便絲絲縷縷地滲透出來，巧妙地中和了糯米的甜膩。那味道，不同于甜點慣有的甜膩，而是一種層次複雜的甘美，芝麻的香、糯米的糯、菊花的清，在口中相互交織融合，層次分明又渾然一體。

如今，超市之中也可買到各類精緻的點心，然而那種帶著冬日特有的清冽氣息以及手工溫度的菊花糍粑，只有自己手作才能嘗到。那種味道，伴著一個個在灶房裡忙碌的冬日午後，變成我對冬天最為溫暖的記憶。

文藝副刊



明朝宦官是如何「結婚」的？除了「對食」，還有這兩種形式

宦官是封建社會中的特有產物，這個群體與常人不同，並不具備婚姻行為的條件，但是歷代以來，宦官群體中的婚姻現象也並不少見，更有甚者已經達到了收養或者過繼子女的地步。

明朝開祖皇帝朱元璋是貧民出身，登基之後進行了一系列制度改革，使得明朝政治的中央集權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點為日後宦官得權的亂象埋下了禍根，而宦官地位權勢的提高也給其婚姻行為創造了條件。

除了外界原因以外，宦官自身心理需要也是其婚姻行為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典型的就是宦官普遍都有著「自卑」情結，生理上的創傷和心理上的痛苦寂寞使得他們更加嚮往愛與家庭，因此婚姻行為的出現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明朝宦官的婚姻形成方式

明朝宦官的婚姻主要有三種形式。

第一種形式就是皇帝賜婚。

其實明朝初期，皇帝對於宦官的管束是極為嚴厲的，娶妻行為更是當時的宦官們不敢想的。不過宦官劉通的出現打破了這一禁令，劉通自幼隨皇帝征戰無數，軍功顯赫，因此皇帝破例為其賜婚。據史料記載，明朝中期以前，皇帝為宦官賜婚的現象並不少見，直到中期之後才漸漸結束。

第二種形式就是「對食」。

對於「對食」，很多人應該並不感到陌生，熱播劇《甄嬛傳》中甄嬛身邊的宮女槿汐與皇帝身邊的宦官蘇培盛就是「對食」關係。「對食」顧名思義，只是兩個人面對面一起用餐吃飯，明朝時期「對食」關係的形成最初也是因為飲食引起的。當時的宦官們沒有專門的廚房供應三餐，只能是外送食物湊合吃，但是宮女們有自己的廚房起火做飯，精緻的食物吸引了許多宦官，「對食」現象漸漸出現。

而對宮女來說，和宦官交好也有著不小的吸引力，宮女們出入有許多限制，但是宦官就不同了，那麼她們和宦官結成友好關係之後就可以依靠他們出宮購買生活用品或者給家人捎信。

由此可見，宦官和宮女的這種「對食」關係其實是各取所需，互相幫助。

除了物質層面上的需要，精神上心理上的需要也是「對食」關係能夠存在並且持續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宦官們雖然迫於客觀原因生理上與常人不同，但是心理上依然嚮往家庭的溫暖，也對異性抱有好感，而宮女們一輩子都在深宮之中，內心也是非常寂寞無奈的，這種情況下「對食」關係也就成為雙方尋找情感寄托的一種比較合理的途徑。

到了明朝中後期，「對食」在宮中已經並不少見，皇帝也並不反對，而結為「對食」關係的儀式也和民間嫁娶儀式一般，自有一套規定的流程。

第三種形式就是與平民通婚。

明朝時期宦官的權勢不容小覷，部分宦官還有出使等職務，這就為他們接觸到平民女子創造了條件，雖然宦官與平

民的婚姻有部分實質上是強欺強娶，但是皇帝的默認與縱容也使得效仿者不斷出現。

除了這三種主要形式以外，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情況，比如有部分宦官結交姬妾，還有部分宦官對同性也抱有好感等等。雖然明朝中後期的歷代皇帝對於宦官的這些各式各樣的婚配行為基本上都是持容忍的態度，但是宦官與朝臣之間的結親卻是不容許的，這也是明朝宦官婚姻行為不能觸碰的底線。

明朝宦官組建的家庭類型

除了婚姻關係以外，明朝宦官為了傳宗接代，通常會過繼或者收養子女，並由此漸漸發展成宦官家族或者派系。據史料記載，明朝宦官楊慶的養子甚至牽涉到了宮廷政變之中，而皇帝的默許和放縱也使得宦官收養子嗣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起初宦官收養子嗣的目的也就是為了彌補自己的缺憾，為了延續家族的香火，但是隨著宦官權勢的不斷提升，宦官收養子嗣的目的也漸漸與政治利益扯上關係，出現了宦官群體內的「拉名下」現象。

「拉名下」也就是年老的大宦官與初入宮中的小宦官所結成的類似父子的關係。大宦官謂「本管」，小宦官謂「名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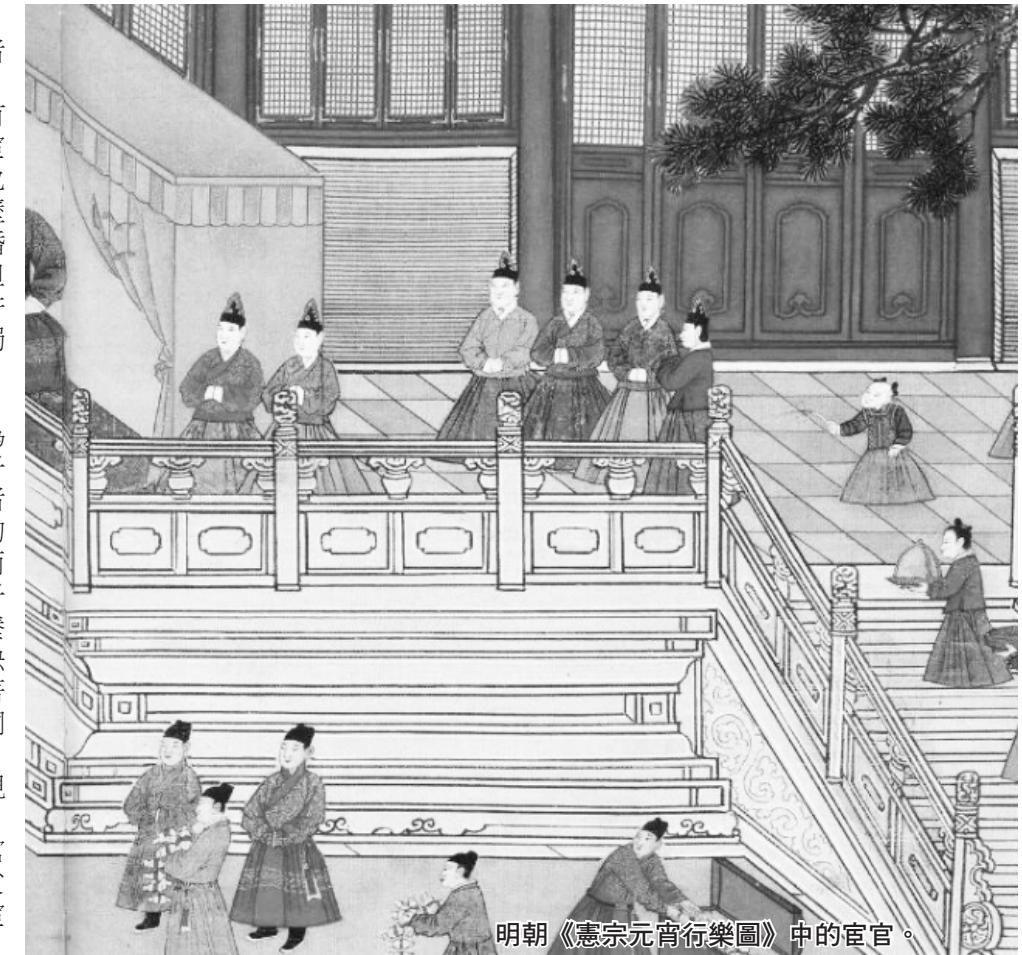
兩者視同父子，由此漸漸形成了宦官家族，而到明代後期，「三代同堂」的宦官群體也並不少見，皇帝對此也並不反對，而在此基礎上又漸漸形成政治利益集團、各種派系，對明代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宦官群體之內的這種所謂的父子關係，當時的明朝有部分朝臣貪圖權勢富貴也主動結交宦官，認宦官做義父，形成宦官與朝臣之間的「義父子」關係。

比如大宦官魏忠賢，當時其人權勢滔天，想要結交其朝臣自然很多，因此他名下的義子人數竟多達百人，此種關係實質上是為了政治利益而結盟的關係，因此手握重權的宦官有這樣那樣的所謂義子、養子就並不稀奇了。而一旦實權宦官倒台，這樣的聯盟集團瞬間就分崩離析了。

明朝宦官婚姻行為分析

宦官畢竟與常人不同，因此宦官的婚姻和尋常百姓的婚姻還是有本質的不同，它只是一種雙方的契約關係，明朝從



明朝《憲宗元宵行樂圖》中的宦官。

來沒有在法律層面上承認這種關係的合法性，這種契約關係同樣也不符合禮法的規範，在整個社會中，它也只是得到小範圍的默許而已。

儘管如此，它的存在依然有合理性，雙方締結的這種聯盟在某種程度上是互利共贏的，這對處在深宮之中的宦官宮女們有著不小的吸引力。

不過，宦官的婚姻行為雖然對於這個群體來說有一定益處，但是對整個社會來說，卻是弊端重重。大量「對食」現象引發宮廷內部的混亂，爭風吃醋等糾紛行為使得皇家威嚴蕩然無存。

而重權在握的權勢宦官通過「拉名下」、義父子等行為不斷擴大自己的政治利益集團，結交黨羽，對於朝政穩定也有著不小的負面影響，使得當時明朝的統治越發的腐朽不堪，敗壞了當時的社會風氣，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明朝的覆滅。

<人民東方歷史>